

风的故事

陌生引发的情绪,有新奇也有兴奋,随后就是漫长的孤寂与无助。当我独自一人来到这座滨海城市,那些最初的日子里,复杂的情绪就像一根根鱼刺,扎进了我的身体深处。

家乡鲁北平原的风是干燥的,有厚厚的泥土气息,偶尔也会刮来工厂的机油味。而海边的风,带着潮气,甚至沉甸甸的,像一块始终也拧不干的毛巾,吸附着海藻的腥咸和港口锈铁的微涩,无孔不入。早晨推开窗,便迎面扑来。晚上躺在床上,潮气从窗缝钻进来,包裹着被褥,像粘上了一层塑料薄膜。梦中的我时常被这陌生的感觉惊醒,从床上坐起来,茫然四顾,不知身在何处。黏腻的感觉看不见、摸不着,却冰冷而真实,让我与这座城市有了淡淡的疏离感。

让我难以适应的还有这座城市的“声音”。无论走在哪里,陌生的口音和俚语,像第一次下海时被呛到的感觉,每每入耳,都觉涩涩。看得懂表情,听得清语调,却无法真正领会其中的含义。人们的谈笑风生,却好像在告诉我,我是一个异乡人。渐渐的,我变得沉默寡言。

家乡的夜,静静的,能听到树枝的掉落。而这座城市的夜,似睡非睡。凌晨,出租屋外,不时出现的引擎声由远及近,又划向远方。对面的居民楼,空调外机不知疲倦地嗡嗡,感觉就在窗前。楼下的烧鸡摊,啤酒瓶“咣咣”的碰撞声,令人猝不及防。远处的工地,打桩声,沉闷又固执,一下,又一下,不断敲打着我的骨头……为了逃离出租屋的压抑,出去透透气,只好一个人来到海边,静静地坐在礁石上。一点航船的灯光,在远处漆黑的海平线上缓缓地移动,照出了四周无边的幽暗。空寂的海面隐隐传来持续不断、单调的“哗——哗”声。对于来自内陆的我,海浪只是文艺片里的镜头,歌词里的浪漫,当它由远及近,浪花飞溅,冰冷的游离感不断地撞击着我,自己仿佛一个溺水的人,正身处一个巨大的、幽深的、陌生的水体包围之中,不断挣扎。

目之所及的陌生更加具体。看惯了家乡的街道,横平竖直。这里的路,依山而建,蜿蜒起伏。记忆中的东西南北,被“……左拐……右拐”的指路声逐渐取代。我常常在熟悉这座城市的过程中迷失方向。走在一条似曾相识的路上,两旁静静伫立着依山而建的欧式老建筑,错落有致的红瓦尖顶被夕阳镀上了一层暗金色,层层叠叠,漂亮得有点虚幻,像童话电影里的镜头——那么的不真实。白色雕花阳台旁的窗户外,温暖的灯光渐渐明亮,隐约飘出饭菜的香气和电视的声音。那是别人家的生活,是一种我只能静静地站在外面,看得见、听得到,却又遥不可及的安稳。路边商场橱窗里的商品,价格令我咋舌。咖啡店

异乡人

徐冰

里飘出浓郁的香气,时尚男女进进出出。所有的一切就像电影,在不远处播放,而我,只是一个徘徊在电影院外的人。夜幕中,我渐渐地消失在这座城市的背景里。

不消说味觉也遭遇了背叛。家乡的饭菜味道重,口感醇厚,带着基因里的扎实滋味。在这里,海鲜成为当然的主角,口味偏淡,讲究原汁原味。第一次吃海蛎子时,一股浓烈的腥味直冲鼻腔,让我误以为没熟而差点吐掉。中午拉面馆里,听见人们兴高采烈地交流,晚上回家准备吃哪种当季海鲜,描绘着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口感和味道。我坐在他们旁边,非但没有被感染,反而觉得越来越远。还有,从满是鱼腥味的菜市场买来的蔬菜,也带着一种陌生味道,似乎少了一点土味。不知不觉中,我又想起了家乡,脚下骤急起来,一心只想赶紧回去,煮上一锅面条,再舀上两勺自制的炸酱,咸香味厚,即刻感觉离家近了许多。看着碗里升腾起的热气,一股熟悉的香甜,混合着面条的麦香,让我的鼻子酸酸的。

记得有一次,是月初开工资后,我决定晚上去逛一逛中山路——这座城市著名的商业中心。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,迎面一张张陌生的面孔,两侧是闪烁的霓虹,高处明亮的广告牌高低错落,沿着街道伸向远处。我的目光正无处安放,被人流从临海的一头带到了另一头。忽然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,赶忙回头寻找,四周依然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我真的只是在逛商场,里面的商品没有一件是我能买得起的。从华灯初上一直逛到商场关门。当我挤上最后一班公交车,站在车厢的过道里,握着冰凉的不锈钢扶手,颠簸的身体不停摇晃,攥着扶手的手不禁更加用力。渐渐的,扶手温热了起来。一个刹车,差点没站住,手碰到裤兜,感觉有点异样,空空的我,头的头喻了一下。上车前,在掏出车费后,明明将钱包装回裤兜了。赶紧前后上下把所有口袋又摸了一遍……被偷了,应该是在上车拥挤的时候。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,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我的心一紧一紧的,被偷的不只是钱包,还有我所有的气力。失魂落魄地下了车后,浑身无力的我来到海边,蜷坐在礁石上,双手抱膝,大脑一片空白,有一阵竟忘记了钱包被偷的事。面朝大海,城市背过身去,留下长长的、冷漠的背影。

青春的身体,渐渐变得沉重、迟滞,容易疲劳。在那些奔波、焦虑、营养不良的日子里,我开始失眠。累了一天,躺在床上,大脑却像一台失控的放映机,反复放映着白天的窘迫和迷茫。除了吃饭睡觉,狭小的出租屋让我越来越喘不动气。在给家里电话报过平安后,我习惯到礁石上坐着,一直到深夜。

我的目光始终向外,沉浸在想象之中,充满了对周围的怨怼

与无奈,陌生成了我唯一的借口。被夕阳渐渐拉长的我,映照在礁石上,如同自己选择的这条路,高低不平,明暗不定,我阻止不了。当这形状映照在沙滩上时,我的身影渐渐完整、清晰。慢慢地,周围的陌生不再陌生,我的生活逐渐呈现出两副面孔:一面是压抑、疏离和孤独;另一面是接受、适应和重塑。

周末下班,一拐走进走廊,猛然抬头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,不高但宽阔,方方正正,我不由得快跑两步——“爸,你咋来了?”“妈妈说,这几天你打电话的声音不太对,还总去海边坐着,你妈担心你,让我来看看!快开门,我都站了半天了。”“爸,快进来。”“瘦了啊,怎么只有面条?没别的?光吃这个可不行,你等着,我去买点菜,包里是你妈让我带的,你先拿出来。”父亲指桌上的行李包,转身出了门……

屋里只有一把椅子,是我平时的“餐桌”。父亲把水桶扣过来,把菜板担在上面,比原来的“餐桌”更像样了。我坐椅子,让父亲坐在床上。在异乡的出租屋里,熟悉的乡音仿佛第一次离我那么近,紧紧地包围着我。久违的腊肠和酱料的香味,让我已经麻木的味觉渐渐苏醒。白炽灯散发着明亮的暖光,透过饭菜的热气,驱散了屋里沉积已久的空寂和冰冷。

放下碗筷,我问父亲:“爸,你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是什么感觉?”“就好像——”父亲顿了顿,“面对一大片庄稼,不知道哪块地是你的,只能在地里头边走边找,深一脚浅一脚。”父亲点上支烟接着说,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现在离开了学校和家,有一种‘没人管’的滋味,你现在只能靠自己,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能干什么……”晚上父亲睡在下铺,我睡上铺,听着父亲的呼噜声,感觉无比踏实。

当父亲离开后,坐在礁石上,回想这段日子,我看到了自己的脆弱、虚荣还有不甘——既然这是一场孤独而坚韧的迁徙,那么,就让异乡成为承载自我新的土壤。

慢慢地,海风于我,已只是风。它的咸,它的潮,不再难以接受,作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气息,已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。海水似乎一改往日的冰凉刺骨,竟有了款款的温度,我熟悉了涨潮与落潮,理解了这座城市因海而生的性格。甚至,方言和俚语也不再晦涩,带着些许的亲切、幽默,充满画面感。那些曾经陌生的街道,我闭着眼睛也能勾勒出大概。城市逐渐从一张冷漠的地图,变成了我熟悉的街角,常去的书店和深夜食堂构成的立体家园。

当学会了与孤独共处,懂得了向善意敞开心扉,渐渐的,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温情,内心也愈加坚定。远处的万家灯火,总会有一盏是属于我的。



风物小雅

玉兰花开

王彬堂

玉兰的绽放应是一场不动声色的修行。回想冬日,那些粗砺的枝干上布满银灰色绒毛,宛若披着霜甲的卫士,枝丫顶端悄然膨起的花苞,裹着密实的褐色外衣,像极了古籍中层层叠叠的竹筒。枯过的人们或许会讶异——这看似枯槁的枝丫里,竟暗藏着整个春天的密码。

当万物在寒风中卸去华服,她却以枯枝为笔,蘸着寒露为墨,在冬日的素笺上书写生命的诗行。她的每个花苞都是精密的时间胶囊,外层鳞片如铠甲抵御零下十度的严寒,内层绢帛般的苞片包裹着待放的芬芳。

玉兰,又名辛夷。古籍记载,“辛夷花未发时,苞如小桃子,有毛,故以夷名”。这般隐忍的蓄势,恰似课堂上研读、学习的时光,看似平静无波,实则思想的花蕊正在悄然分化。

惊蛰刚过,料峭春寒中忽然爆出一树雪浪。没有绿叶的铺垫,没有蝶蜂的预告,玉兰以决绝的姿态撕破冬的封印。九片花瓣呈玉盏状舒展,花心处淡紫色纹路如同未干的墨迹,在晨光中蒸腾着淡淡药香。这般盛大的绽放,让人想起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”的楚辞风骨,又似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”的禅意空灵。

植物学家告诉我们,玉兰的绽放是场精密计算的能量释放。秋冬时节根系在冻土中默默拓展,将养分储存在膨大的花芽中;早春气温连续五日超过5℃时,花青素与糖分在细胞间奔涌,推动花瓣冲破苞片的桎梏。这般破茧成蝶的壮美,恰如《大学》所言“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”,寒冬里的蛰伏终究化作春天的宣言。

真正的绽放从来不是偶然,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。是啊,自然界的花开从来不是偶然事件,而是能量公式的必然解。从玉兰花开到梅花的香温苦寒,从樟子松的冷冻萌芽到偃松的抗冻进化,万物都在演绎着同一条真理:生命的璀璨,永远建立在对逆境的转化之上。正如人生不经历痛苦这一课,仿佛永远不能成长。

再度拾起凋落的花瓣,指腹触及温润如玉的质地,辛烈的芬芳直透凶门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辛夷列为上品,称其“主五脏,利九窍”。古人取含苞待放的花蕾阴干入药,以黄酒蒸制后配伍苍耳、白芷,制成通鼻窍的经典方剂。现代药理学发现,其挥发油中的桉叶素、柠檬醛等成分,竟与清凉油有着相似的醒神功效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玉兰花期的药用隐喻:未开的花苞药性最峻,完全绽放后功效渐失,这让人想起“当其无,有器之用”的智慧。在中医理论中,辛夷归肺经,而肺主皮毛、司呼吸,恰似自然界中“卫气”的具象化表达——玉兰花蕾的致密鳞片如抵御外邪的屏障,舒展的花瓣则似宣发清阳的通道。

窗前的那片玉兰树,每年春天都演绎着这般深邃的中医哲学:寒冬里以蓄藏之力固守精气,暖阳下以升发之势疏通经络,完美诠释了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的生命智慧。

玉兰,又称“望春树”,她的绽放总带着先驱者的孤勇。当其他花木地温回暖,她已将根系化作地下的暖流;当人们裹着冬衣匆匆而过,她已将积蓄半载的能量化作枝头的明灯。只需春风轻轻叩击,便能奏响破冰的乐章。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魂魄,让人想起钱塘江潮头踏浪的弄潮儿,想起敦煌壁画里迎风执炬的飞天,更令人遥思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擎起火把的身影——从张骞凿空西域时马蹄踏碎的冰辙,到林觉民《与妻书》上未干的墨迹;从井冈山映山红染就的旌旗,到南湖红船里穿透迷雾的马灯光星。

暮春四月,当桃李花争相登场,玉兰的花瓣已开始簌簌飘落。但细观花萼处,油亮的叶芽正顶开棕褐色的苞片,如同新生儿攥紧的小拳头。这种生命接力的精妙设计,暗合“春生夏长”的养生之道。

玉兰花开,又美又妙。

岛上逸事

有一个公园叫青岛

温言

“青岛全市,不啻为一大公园,林木花卉,触目皆是,其辟地建筑,标公园之名,以供市民业余游息之需者,室内室外,亦不下十数余处”——魏镜《青岛指南》。

确实,青岛无疑是个大公园,从康有为“碧海青天,不寒不暑;绿树红瓦,可舟可车”的评价中,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所以,我们讲讲青岛公园往事。

第一公园是青岛的第一座城市公园,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。话说在德国人侵占青岛之前,会前村村民过着平静的生活,打鱼种地,维持生计。1897年,德国人借口巨野教案,强行登陆青岛,并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租借99年。德国当局鉴于青岛的森林覆盖面积较低,开始系统地对青岛进行植物培育,并成立了山林局,专门负责植树造林。据《胶澳发展备忘录》记载:“因为从日本和东亚只能弄到很少堪用的树苗,而通过海上运输损失也很大,代价高昂”。所以,1904年德国当局对会前村进行了强拆。在村庄和附近的太平山上开辟苗圃,作为整个青岛地区造林的主要育苗基地。看好会前村是因为“这块地能相当好地抵御冬季干冷的西北风,可以不受来自海上的潮雾侵袭,而且通过其中部纵横的沟壑,以及主要是通过一拦河坝特别适于取水”。

从苗圃到植物园,这里成了德国人眼中的山林公园,不过,当时的山林公园可以视作汇泉海水浴场的辐射景点,作为浴场和赛马场的陪衬作用更多一点。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,山林公园被称为旭公园。1922年,中国政府回收青岛后,改称第一公园,并且加大改建,补植花木。1929年5月22日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为中山公园。20世纪30年代,经过添加亭榭,增加景点,1600余亩的中山公园蜚声国内;“计划设备,不遗余力,前后八九年,间,顿改旧观。现在园中之花卉布置,林木栽培,均井然有序”。

除了中山公园,1922年收回青岛后,还相继开辟了第三公园、海滨公园、栈桥公园、观象山公园等10处较大的城市公园,此外还有较小的城市三角地小型公园,总之,整个青岛市区,宛如一座大的公园。1929年至1936年青岛农林事务所在植树造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,累积营造美丽景观5224.937公顷。

当然,青岛的公园景观主要集中在青岛滨海步行道,从团岛环路延伸至石老人,途经栈桥公园、小青岛公园、鲁迅公园(包含水族馆和海底世界)、第一海水浴场、八大关、音乐广场、五四广场、极地海洋公园、雕塑园、石老人等青岛著名旅游景点。

公园初建时的清新和亮丽,海与石的风景如画,都记在了文人们的文章和信件里。沈从文先生在《小忆青岛》中提到,1931年他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时,中山公园是他和老友陈翔鹤先生谈天的领地:“那时老朋友陈翔鹤先生,正在中山公园旁的市立中学教书,生活十分苦闷,经常到我的住处,于是陪他去公园,在公园一个荷塘的中央木亭子里聊天,常常谈到午夜。公园极端清静,若正值落月下沉海中时,月光如一个大车轮,呈鸭蛋红色,使人十分恐怖,陈翔鹤不敢独自回学校,我经常伴送他到栈桥门口,才通过公园返回宿舍,因为我从乡下来到大城市,什么都见过,从不感到恐惧”。

闻一多对青岛的印象深刻,1930年,他给学生作范文《青岛》,提到“从长期的海雾中带来了春色,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,成簇的雪柳,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,东风一吹来就熟了。四月中旬,绚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,十里长的两行樱花,蜿蜒在山道上,你在树下走,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。樱花落了,地下铺好一条花溪。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,还有踟蹰在山坡下的‘山踟蹰’,丁香、红端木,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大毯;往山后深林里走去,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,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。”真是妙笔生花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美!

和闻一多一起来到青岛,且两人经常策杖而行的梁实秋,在《忆青岛》中,他评价青岛“夏天的凉风习习,秋季的天高气爽,都是令人喜的,而春季的百花齐放,更是美不胜收……我喜欢的是公园里培养的那一大片娇嫩欲滴的西府海棠。杜甫诗里没有提起它,历代诗人词人歌咏赞叹它的不在少数”。

1934年到1937年间,在青岛创作的老舍,文章里经常会出现他与爱女到公园看猴的场景……

如今,春暖花开,各位游客,各位市民,去散步吗?走出家门,就进入了一个叫青岛的公园!



■油画《童年》 陈杰

新文艺现场

写文是和读者谈一场盛大的恋爱

黑山老鬼简介:黑山老鬼,本名石瑞雷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阅文集团白金作家,仙侠、科幻题材代表作家。著有作品《掠天记》《大劫主》《从红月开始》《猩红降临》等多部作品。名下作品仅起点读书的忠实读者就超过1500万,长期位居男生原创风云榜仙侠、科幻分类月度榜单前列。

写文写了十年了,问我写作是啥,还是会有点懵。因为我以及很多的网文作者都异常的纯粹,很多时候的直觉都是先动笔,再说。

创作本身,就是意义。但我们可以不追求创作的意义,每每回想,却总觉得与读者间的“交锋”极有趣味。

写文这几年,与其说是笔耕不辍,不如说是我和读者们谈了一场跨越屏幕、不分朝夕的盛大恋爱,彼此的思想交换、脑洞斗争,你写我猜,你猜我猜不猜得出来的游戏。

说真的,这种恋爱吧,怪离谱的,没有聊天框里的你我他,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名字都未必知道,却能因为一串文字,缠缠绵绵十年,想想都觉得神奇。我有时候坐在电脑前,敲着敲着就会走神,琢磨着屏幕那头的读者们,此刻在干嘛呢?是窝在沙发上,叼着零食看我的文,还是在地铁上,挤在人堆里偷偷翻译,又或者是躺在床上,对着我的伏笔抓耳挠腮,骂我故意吊胃口。这种互相“拉扯”的感觉,比安安稳稳写个结局有意思多了。

读者们猜来猜去,我躲在屏幕后面偷乐,偶尔故意放个烟雾弹,看着读者们在评论区吵来吵去,一会儿说“老鬼肯定要这么写”,一会儿说“不对,他绝对反着来”,那种热闹劲儿,总是拥有一种触及心灵的微妙感,让我形容,便像极了恋爱时的喜悦与幸福。

有人说,网文作者和读者,就是一场单方面的输出和接收,

我可不认。明明就是双向的“折腾”。我折腾着写,读者们折腾着猜,折腾来折腾去,就折腾出了感情。

你若是写了一些他们不满意的,他们会骂人;若是写了一些好的,他们也会毫不吝啬称赞,甚至是金钱的支持。我们双方并未见面,只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,感受情绪的共鸣。

我有时候卡文卡到脑袋空空,对着空白的文档发呆,也不会急着逼自己,反而会去翻阅评论区,看看读者们又在瞎猜什么,是吐槽我更新慢,还是吐槽我脑洞离谱?

看着看着,灵感就莫名其妙冒出来了。我想,或许是因为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读者们的情绪,知道了我们共同的追求?当然也有一些时候,是读者把他的脑洞与猜想写在了评论区,我一看,比我想的还好。

写文十年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我也从一开始的毛头小子,变成了现在被读者们催更催得头大的老鬼。我还是不知道写作到底是什么,也还是不会去琢磨那些高大上的意义,我只知道,每天敲下的那些文字,不只是我的心血,也是我和读者们之间的小秘密,是我们这场盛大恋爱里,最细碎、最温暖的小日常。

我们之间,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,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,就是你写我看,你猜我藏,你催我更,我哄你等。有时候我写得离谱,读者们也不会真的怪我,只会笑着吐槽;有时候读者们猜得太偏,我也不会拆穿,只会偷偷调整剧情,给读者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其实这种状态就很好,不刻意,不敷衍,纯粹得就像我一开始动笔时的心情。我不逼自己成为多么厉害的作家,读者们也不用逼自己必须看懂我所有的伏笔,我们就这么顺着性子来,你写你的,我猜我的,吵吵闹闹,开开心心,把这场跨越屏幕的恋爱,一直谈下去。